

請掀開經本第七十二頁第七行，科題是「意法識界」。

【阿難。又汝所明。意法為緣。生於意識。此識為復因意所生。以意為界。因法所生。以法為界。】

這是說意識界以及第六意識的了別性，這個地方的法就是講法塵，因為意根對法塵這是生起意識，意識就是第六意識，法塵是指五塵落謝的影子，現代人稱之為印象，我們見色聞聲，心裡落了一個印象，這個印象在佛法裡面稱之為法塵，或者是在阿賴耶識裡頭我們稱它作種子。這首先把大前提提出來，意識究竟是意根生的，還是法塵生的？

【阿難。若因意生。於汝意中必有所思。發明汝意。若無前法。意無所生。離緣無形。識將何用。】

這一段的意思是說明，假如意識它是因意根而生的；換句話說，第六意識是意根所生之識，這都是我們平常一般大概就是這樣的認為，唯識裡頭也常常這麼說。事實的真相要是不搞清楚，往往我們都得不到一個可靠的結論。古人常講，讀佛書最忌諱的是三個大毛病，第一種就是含糊籠統，馬馬虎虎的，讀書不求甚解。讀佛書不行，讀書不求甚解的態度，用來讀世間的文學，消遣可以，讀佛書不能用這個態度。第二毛病就是膚淺，不夠深度，譬如我們今天研究佛學，拿唯識學來說，我們的唯識只研究到《百法》、到《五蘊論》，這太膚淺了。對於百法裡面所講的每一法，我們是不是都能搞得清楚？不能。為什麼不能搞清楚？因為它太淺。我們也不能說它錯誤，按照百法古德的註解，不能算它錯誤，但是深度不夠。在唯識論裡頭，必須把《瑜伽師地論》研究完了，這才算是法相這

一門學問有了基礎，太膚淺提不起觀照的功夫。我們講到唯識五重的修學，就是五重唯識觀，我們連入門都入不進去，這就是太膚淺。第三個就是誤會，就是錯誤了，以自己的知見來解佛經的經義，十之八、九都發生誤會，這是三大毛病。

佛法無論是哪一宗、哪一派，或者是某一部經論，都要深入的去研究。正像江味農居士在《金剛經講義》提示給我們研究的要領，他老人家主張要有深度、要有圓解，解在一邊不夠圓滿，那都有問題。所以要求圓解、要求深解，要圓、要深，我們讀這些經就要特別注意這幾個方面。也正因為如此，我們講堂時間實在是有限，要想在佛法上真正成就確實很難。古人是將整個時間與精力專攻一部經，是很有道理。圓瑛老法師他老人家在上海辦的圓明講堂，他就是《楞嚴》專宗學院，他所標榜的就是一部經，四年的學程就學一部經，看十幾種註解，一門深入，很有道理。我們現在所學的是太雜太亂，時間也太少。可是事實上來說，一切大乘了義經論，理上都是貫通的，所以我們的修學可以專注在一部經上。一切大乘經典我們可以看、也可以聽，一定要把中心放在自己主修的這一門上。解了以後要能行，如果解了以後不能行，那學的是沒有用；能夠有行門，這才會有證果。所以解、行、證的次第是一定要遵循的。

我們常講根塵能夠生識，這是一種膚淺的講法，有沒有錯？並不能算錯，但是不究竟。並不能將事實的真相完全了解，那是佛法的方便說；到這個地方是真實說，這不是方便說。所以做個深入的來討論、來研究，識是不是根生的、是不是塵生的？雖然說都不是，可是又離不開根、又離不開塵，妙就妙在此地。所以這個法稱之為妙法，雖然不是，也脫不了關係，佛在相宗裡所講的那些話，雖不究竟，但是不能算錯，道理就在此地，不能算錯，就是不究竟、不圓滿。如果要是說意根生意識，意根必定先有一個所思的法塵，

沒有塵不行，沒對象，識怎麼能生得起來？分別怎麼能生得起來？分別總得有個對象才分別。第六意識的特性就是分別，沒有對象怎麼能分別？這樣也就顯示出意根的相是個什麼樣子？塵存在，根就存在；塵要是不存在，根也就不存在，這也是一個事實真相。我們意識所緣的法塵，給諸位說，從來沒有間斷過。譬如五根緣外面的五塵可以有間斷，晚上我們睡覺了，眼睛閉起來，眼識不緣外面的色塵，可是第六意識還會做大夢，它還是要緣法塵，事實確實是如此，但這只是一種幻相而已。

後兩句說，『若無前法，意無所生；離緣無形，識將何用』。
「若無」這兩句是說，要是沒有所思的法塵，意根也就不能存在，這就剛才講，塵沒有了，根也沒有；後面兩句是說「離緣」，離緣就是離法塵，離緣這兩個字的意思，緣就法塵，所緣的法塵，根是能緣、塵是所緣，離緣就是離法塵。「無形」的形就是講意根，無形是意根無形；換句話說，意思就是講，要是離法塵之緣，意根尚且沒有形相，縱然有個意識，這個意識又有什麼用處？「識將何用」？在此地特別我們要留意的，識緣法而顯現，不是生。如果說根塵和合生識，這就是病了；根塵和合，識顯出來，這是對的。我們舉個比喻來說，譬如電晶體的收音機，我們頻道一撥對，它音聲就出來。收音機我們把它比作根，我們去撥它比喻作緣，根與緣一接觸、一相應，聲音出來，是不是它生的？不是，是它顯的，顯就對了。你說它能夠生那就不對，為什麼？廣播電台如果要是不能播出來，你怎麼撥它也不能生出來。如果能生的話，用不著廣播電台，一撥它聲音就出來，那就是它生的。它不是生的，是顯發的，怎麼會顯發？因為根塵識皆如來藏妙真如性，要曉得這道理。四科七大都是發明這個真理，所以根塵識沒有一樣不是盡虛空遍法界。再看底下經文：

【又汝識心。與諸思量。兼了別性。為同為異。】

『識心』就是意識、第六意識，因為它是從意根發生的。意，我們曉得它的性質是恆審思量，所以佛在此地問，『與諸思量』，「思量」就是指第七識恆審思量，為一切法的染淨依。『兼了別性』，「了別」是指阿賴耶，第八了別性就是第八識的識心，它是根本，第八識是根本依，第七識是染淨依。講到這個地方，唯識裡面講的三能變，昨天給諸位說過，所變之法，十法界依正莊嚴無量無邊。能變之法，要是把它歸納起來只有三個，就是心、意、識；要是開展起來多說，是八個，就是八識，能變的是八識，所變的是萬法。可是這個法，諸位要曉得，不包括真如，為什麼？因為真如法裡頭沒有能變跟所變，這是一定要把它搞清楚。這個意思就是說明，第六意識，設是因意根生，與第七識思量兼第八了別之性，一樣不一樣，是同還是異？這一段完全講到唯識學裡面去了。

我們圖書館給同修們宣布了一個消息，也就是我們多年的期望，我們想辦一個小型的研究班，來幫助真正發心學佛的同學們。當然唯識學這是必修的一門課程。佛法裡面有三門東西叫共同科目，第一個是戒律，戒律是生活規範，無論哪一宗、哪一派都不能少的。第二就是唯識，唯識是佛學的理論，也是通於一切經論，通一切世出世間法。這部分的東西很重要，如果真正深入研究，非常有趣味。第三個就是淨土，淨土是歸宿，譬如拿《華嚴經》來說，《華嚴》是唯識宗六經之一，《華嚴經》到最後十大願王導歸極樂，所以淨土是共同的歸宿，《華嚴》歸淨土。你們看看《天台九祖傳》，智者大師就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。窺基大師有《彌陀經通贊疏》，是《彌陀經》的註解，寫得非常好。我那個時候剛剛讀《彌陀經》的註解，就是念窺基大師的《彌陀經》註解。这三樣東西是共同科目，我們一定要講的。

戒律，不是出家人當然我們也不需要研究，可是《華嚴經》裡面的「淨行品」是戒律、「梵行品」是戒律，所以「淨行品」跟「梵行品」我們要細講。要是學《華嚴》的，《華嚴經》裡有四品經文是要背誦的，這四品裡面，「梵行品」、「淨行品」這就是兩品，這兩品文字不多，「梵行品」在《華嚴經》的本子裡只有兩張，四頁，所以很少；「普賢行願品」比較多一點，這是一卷；另外還有「初發心功德品」，這一品經很重要。這四品經是需要背誦的。如果諸位要是跟觀世音菩薩有緣，《四十華嚴》裡頭「觀自在章」，這一章經文也不長，我們有單獨流通的，可以背誦，也是非常之好。《華嚴經》太大了，我們現在印的是九九《華嚴》，就這一部分去背誦，很難得。要是學唯識，《百法》一定要背，要背它的本文，《百法》的本文只有五百多字，百法一定要背。《三十頌》一定要背，《相宗綱要》要熟，要能夠看得很熟。這是學唯識的基礎，你沒有這個基礎，可以說是一切大乘了義的經論你就沒有能力自修，你要想有能力自修，至少這些經要熟。

向下這一段講到唯識，在《唯識論》裡面講，「心」是集起的意思，集就是集合、聚集，這是講種子。集一切的種子這是阿賴耶，它能夠收集一切種子，像個大倉庫一樣，同時又叫這個種子起現行，所以是兩個意思，一個是種子、一個是現行。你們諸位想想，我們在大專講座「十四講」裡面，講因緣果講四種緣，「親因緣、所緣緣、無間緣、增上緣」，講因，因就是親因緣，李老師底下的註解就是種子、現行。種子就是集的意思，現行就是起的意思，起現行，這兩樣東西在互薰，種子薰現行、現行薰種子，它是個循環的。因此阿賴耶識裡頭的種子，它呈現的狀況就是永遠的存在，它不會消失。就好像瓜一樣，瓜子結瓜，瓜又結瓜子，它是互相在那裡循環，永遠不中斷。我們對這個現象稱之為心，所以一講心它有

兩個意思在裡頭，集起叫心。實在講八個識都有集起的作用，但是比較起來，阿賴耶集起的作用最殊勝，力量最強大，其餘的七個識根本不能跟它相比。因此我們單單講集起唯心，可以講到阿賴耶識，這是唯識理論上非常重要的道理。說「意」就是末那識，末那識是思量，思量在《唯識論》裡頭加了一個叫恆審思量。加上恆審就是對於第六意識的區別，第六意識也有思量的意思，但是它沒有恆審，恆就是長遠的保持。第七識的恆審思量，實際講起來非常的單純，那就是執著一個我，就是恆審思量我相。我們如果把它細說，這個我有兩種，一種是人我相，一種是法我相，第七末那識這個功能最殊勝。再細說一點，我相裡頭四大煩惱常相隨，這是煩惱的大根大本，我見、我愛（就是我貪）、我痴、我慢，四大煩惱常相隨。我們想一想，與八識相應的煩惱心所，根本煩惱六個，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、惡見，你們想想看，都在第七識裡頭。所以第七識清淨，你的身心世界一切都清淨；第七識染污，那就全都染污，稱之為染淨依實在是有它的道理。「第六意識」是了別的作用，它對一切境界明瞭分別，雖然明瞭分別，它的性質不恆；換句話說，一會兒想東、一會兒想西，它不會老想一樁事情。我們現在講的，心胡思亂想，給諸位說，都是第六意識心。

第七識的心跟第八識的心，你們什麼時候見到過？什麼時候發現過？根本就沒有發現過，我們現在所能感覺的，全是第六意識胡思亂想。這一節經文所討論的就是要講這個心，要講第六意識心，就是了別為識這個心。心意識這三者，我們同修們常常在一塊共同研究討論，多少都曉得這個情形，這三者其實是一而三、三而一，套一句佛學的術語說，非三非一、非同非異。你要是從根本上講，它是一、是一法，根本上講它是一，所以這三者都可以稱之為心，也都可以稱之為意，也都可以稱之為識。我們講八心王，都稱作心

；你說八識，都稱作識，這就是講它的根本是一個。說它有差別，那就剛才講，它哪個作用比較殊勝，就它殊勝上面來說就顯得有差別。第八識阿賴耶，集起殊勝；末那，思量殊勝；第六意識，分別殊勝，所以才有這麼一個說法。在八識意識俱泯的狀態之下，就是它不起作用的狀態之下，這個時候可以說是心。在七識非心非識，只可以叫做意，所以第七識，你看《唯識論》裡面所講的，在三量上說它是非量。為什麼說它是非量？它實在是個虛妄的執著，它沒有自體，它的體只是阿賴耶見分的一分，以這個為自體。所以在境界裡面講它是真帶質，「中間相分兩頭生」，一頭是阿賴耶見分的本質相，一頭是唯識裡頭有兩種說法，一種說法是第六意識的見分，一種說法是第七識的見分。總而言之，它相分是兩頭生，這個相是什麼相？我相。所以這個我相太虛妄，根本沒有這個相，而誤會以為有這個相，還要堅固的把它執著，這就是恆審思量，所以它只能稱作「意」。在第六意識，第六意識心它能夠緣外面境界，就是緣五塵落謝的影像，緣到這個境界它在裡頭起分別。

這就是把心意識的性質、作用，我們做個簡單的介紹。因此這第六意識我們也稱它叫分別事識，它能夠分別一切事理。剛才說過，其實它是一個，是一個東西，一個東西我們從比喻上是很難講的。譬如大海，海水是一個，海水有平靜的時候，有起小浪的時候，也有起大浪的時候，你看看我們氣象報告，有小浪、有中浪、有大浪、有巨浪。實際上大浪也好、小浪也好、中浪也好、巨浪也好，你們想想是不是一個？都是海水，都是一個。八識的情形亦復如是，就像這個情形一樣。因此我們知道這個事情，是三而一、一而三，不能說它定三，也不能說它定一，這個決定不是說佛說法模稜兩可沒有肯定的，而是你要了解事實的真相。這裡說它的異同，換句話說，非異非不異。六識緣法塵的時候，《唯識論》裡面舉的例子

，所謂是境界風生，這就鼓動第七識的思量，然而它又不能離開第八識的湛然識海。第八識好像大海的海水一樣，第七識好像是波浪一樣，第六識緣境界就好比起了風一樣，這是我們從比喻上，比喻只能比喻個彷彿，不能夠比得那麼恰當。諸位要是深入研究，要想了解這個情形，必須要在唯識大論裡面去探討。六、七、八識，我們可以在此地做個結論，它是非同非異，也同也異，就是這麼個情形。我們再看底下的經文：

【同意即意。云何所生。】

第六意識如果與末那識要是相同的話，第六跟末那就沒兩樣，就是一不是二。要是一不是二，哪來能所？七是能生，六是所生，它要是一就沒有能所。底下說『云何所生』，這就是強調，要是說第六意識就是末那識，這是講不通的，它不一樣。你要說是同，那就有這個毛病，講不通；你說不同，不同也講不通。底下兩句說：

【異意不同。應無所識。】

這個意思就是說，第六意識果然與第七識不一樣，完全不同的話。我們曉得，意根跟前五根不一樣，前五根是色法，色法無知；意根是屬於心法，心法有知。心法有知，剛才跟諸位說「中間相分兩頭生」。色法無知，所以相分是一頭生，以心緣色，相分是一頭生的；以心緣心，這個相分是兩頭生的，能夠生相分的是心法。如果你要說不同於意的話，那就是不同於意的有知。第六意識如果與意根要是有差別、不一樣，一個屬於有情，一個屬於無情，那就墮在一半有知、一半無知，所以說『應無所識』。這一節經文是有相當的深度，我們要細心的去讀它。

【若無所識。云何意生。】

這個意思是說，要是第六識是無知的話，就與意根不一類。意根有知，你的第六意識要是無知的話，那個有知跟無知不是一類，

不是一類怎麼能夠叫意生之識？『云何意生』，不能叫意生之識。意是有知，所以它生的第六意識也應當有知。

【若有所識。】

這就是意生起的時候，要是沒有法塵可緣，只有個意：

【云何識意。】

這個意思就是說，你怎麼會自己去認識自己的意根？要是能夠認識意，譬如第六意識緣第七識，它要是能夠認識意，第六意識就變成能緣，第七意識不是變成所緣了嗎？那就是把意根反而變成境界，變成境界又怎麼能叫根？如果要是不能識意，那又等於失去識的功能，不是意根所生的。無怪乎玄奘大師說，「愚者難分識與根」，那個愚者是指阿羅漢。這裡面實在難分，離法塵求識很不容易體會，也很不容易把這個境界說得清楚，所以古人講最難描摹，我們今天講沒有法子把它形容出來，很難把它區別出來。根識這二體尚且不能辨別，憑誰去建立一個生識之意？這個經的文句非常的簡潔，每一句、每一個字含義都很深。於唯識學有基礎的人看起來容易，聽起來也容易；沒有唯識的底子，這段經文就有困難。《楞嚴》裡面像這樣比較困難的經文很多，有許多段落都是與甚深唯識學有密切的關係。再看底下經文：

【唯同與異。二性無成。界云何立。】

這在此地也就是總結前面的意思。如果你說同，那像前面所說反覆來辨別的，我們所能見到的不能叫生。如果說它是異，那又不能叫它做識，這就是說明同異二性都不能成立。末後下結論，『唯同與異，二性無成』，到底真實的相是什麼？我們一定要曉得，識沒有定所。本經在一開端就說出這個道理，古德的科判「七處徵心」，交光大師的科判判作「七番破處」。我們在研究《楞嚴》的時候，在七番破處我就告訴諸位《楞嚴經》已經講圓滿了，七番破處

後面都是註解。因為心沒有個處所，到哪裡找？末那是心，第六意識也是心。前面說非三非一，亦三亦一，你不能說它一定是一，又不能說它一定是三，界從什麼地方去建立？我們要是一定認為意識是意根所生的，你看看這裡就成了問題。深入一層研究，才能夠曉得事實真相，含糊籠統得不到真相；換句話說，含糊籠統你能夠得到一些佛法皮毛的常識，你不能開悟。

我給大家提出學佛兩個目標，近目標是要開悟，遠目標是要證果，這個我們才沒有白學。如果一生當中都在記問之學上打轉，什麼問題都不能解決，你煩惱不能斷，你的痛苦擺脫不了，離苦得樂這個修學目標你怎麼能得到？所以不開悟怎麼行？真正講修行是悟後才起修，沒有開悟以前都是盲修瞎練，悟了以後那是真修。雖然沒悟，我們現在的修學遵守祖師大德教給我們的這些方法、途徑，我們能夠守得穩，我們的用心很正確，逐漸接近開悟證果的方向，這也未嘗不是個辦法。但是這裡面最怕的就是自作聰明，為什麼？自作聰明裡面就產生許多的錯誤。我們就拿個很淺顯的例子來講，我們以講經來說，講經大家曉得依照經文、依照註解來講，沒有味道。你依照經文，人家都拿經本子，他也會看，要你講什麼？依照註解，那別人也有註解，看註子就好了，來聽你幹什麼？你要是離開經註自己去發揮，毛病就出來，問題就來了。到你能發揮的時候，是你有悟處才能發揮，你有一分的悟處你就能發揮一分，你有十分的悟處你就能發揮十分；你不開悟，一發揮就錯誤。

所以我們初學，特別是學講經的，初學講經千萬不能發揮。台中李老師教學生，千言萬語的告誡，決定不能發揮，一發揮錯誤了就得要背因果。初學的人講什麼？就是講註子，句句話都依註解。看註子的到底是少數，所以聽經用的經本是白文經本，不發註解的，發註解就沒得講，就是發經文給大家，講註子。古人的註子都是

文言文，換句話說，我們在講台上當翻譯，把文言文翻成白話文。只要你翻得有技巧，底下聽的人還是津津有味，做這個事情而已。說錯了，古人負責，我們不負責任，他背因果，我們不背因果，這個法子很妙。

你講古人的註子，你講個十年、二十年你就開悟，天天講、天天在薰習，所以不求開悟，自然就開悟。你要是求開悟你就不會開悟，為什麼？因為你這個求的心是個妄心，這個妄心就障礙你的悟門；不求，它就現前，心清淨就開悟。悟，一定是從清淨心裡面生起的，求開悟那叫妄想，妄想心只有障礙，不會有成就的。這是初學的同修要特別留意，我們講古人的註子就好，可是講註子一定要以古人的註子為最好，古人註子深、比較難懂，但是它正確。今人的註疏，雖然看到白話文淺，不太純。除非我們自己能力不夠，我們才取今人註子做參考，但總得要以古人的註子為中心、為主。經文到這個地方，這是說明識不從根生，前面大前提說了兩個，不從根生，是不是從法塵生的？再看底下的經文：

【若因法生。】

這個『法』就是指法塵。

【世間諸法不離五塵。汝觀色法。及諸聲法香法味法。及與觸法。相狀分明以對五根。非意所攝。】

我們講到法塵，把世間的法塵歸納起來，不外乎五大類。這個意思就是說，如果你要是說你的第六意識心是因法塵而生的。從這段經文的意思當中諸位要能夠體會得到，必定有一個樣子，就是有一個法塵的形狀，有個形狀然後才能夠做為生識之因。佛就叫他仔細去觀察世間諸法，不離這五大類，這個五大類就是我們五根所對的。眼根所對的境界叫色塵，耳根所對的境界叫聲塵，我們只有眼耳鼻舌身，擺在外面這個五根，對外面五種境界，色有色的相狀，

聲有聲的相狀，真是相狀分明，清清楚楚對著我們五根。這個五種境界唯有五根它能夠攝受，我們說這是五識所生之因，還勉強能講得通；你說意識生因，它根本就不是意識所攝，當然不能夠說它是意識的生因。所以這一段經文，首先表明外境的實事、實法，就是外面的境界決定不落入意識之中，這是我們首先要明瞭的事實真相。第六意識所緣的是五塵落謝的影子，諸位要記住這個。你說外面的色法，我們睜開眼睛見一切色法，這是眼根攝一切色法，與第六意識沒關係，第六意識沒有攝色法的能力。可是眼攝受色法，在眼識裡面就起了個相分，第六意識的見分緣眼識的相分，自己又變現個相分，變現相分的時候為自家所緣，是這麼回事情。所以它所緣的是影像，不是外面實際上的相。這種事實真相是相當的複雜，很複雜，不是今天心理學能夠探究的，所以這是首先說明，也是我們應當要把它辨別清楚的。所以底下佛就再反問他：

【汝識決定依於法生。汝今諦觀。法法何狀。】

如果你要是說第六識決定是從法塵所生的，你現在仔細去觀察，這法塵什麼樣？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，這一句下一次我再細細的給諸位來說明。十八界的六段經文，這一段的意思比較深，同時這也是一個大段落的最後一段，當然對於理論、方法上，特別是我們修行用功的方面，我們總要提供一點來貢獻給諸位。好，今天就講到此地。